

XINLING
ZHIGUANG

心灵之光



广播出版社

1253/53

心 灵 之 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和综合节目》组编



20897120



广 播 出 版 社

897120

心 灵 之 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和综合节目》组编

广 播 出 版 社 出 版
二 二 〇 七 工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50(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38,700册

统一书号：7236·023 定价：0.53元

前 言

春天来了，绿草纤纤，繁花点点。春天——已经走进人们心里，她象蜜蜂飞回蜂房，在那里酿出真善美的感情。这本集子里的每篇文章，都是这种美好情感的真实记录。

从纷飞的战火中走过来的老一代，临终前，把敌人留在身上的三块弹片留给子女作遗产，把党的光荣传统和老一辈的殷切期望留给今天的青年。

二十五户非亲非故的社员，热情周到地照顾一位鳏寡老人，使他在暮年尽享天伦之乐，展现了中华民族淳朴、善良的高尚品德。

刚刚离开父母身边的年轻姑娘，毅然担起抚养、教育五个失去母爱的孩子的担子，以自己的殷殷慈母心改变了“后娘难当”的传统观念。

热恋中，女友不幸瘫痪，他不仅不嫌弃，而且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帮助爱人战胜病魔，被誉为好丈夫。

.....

这些故事，不用粉饰，唯其真实而生动；这些人物，不必夸张，唯其平凡而感人。这是真的至纯，这是善的至尽，这是美的至精。这是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心灵之美，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这种心灵之光，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希望之光，是美好未来——共产主义的希望之光！

本书收集的四十多篇通讯、特写，均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综合节目》的广播稿。在此仅向各篇文章的原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关心和支持《新闻和综合节目》的热心听众表示诚挚的敬意！

编 者

1982年9月20日

目 录

将军和他的哈萨克族儿子.....	(1)
三块弹片.....	(9)
信念的力量.....	(13)
含泪的婚礼.....	(20)
家务“清官”.....	(27)
孙敬修谈孝敬父母.....	(33)
四个妈一样亲.....	(37)
两妯娌争婆婆.....	(42)
久病床前有贤媳.....	(45)
俺娶了好媳妇.....	(50)
这里的老人争夸儿媳好.....	(54)
二十五户的老人.....	(58)
关系户.....	(63)
冒名顶替的杨二爷.....	(67)
失去一个儿子 来了更多亲人.....	(69)
女儿的心.....	(72)
有这样一个家庭.....	(76)
六户之“家”.....	(81)
邻里情深.....	(87)
一件意外事故发生之后.....	(92)

男妈妈·····	(96)
三月花香·····	(100)
孙敬修谈家庭和睦·····	(104)
好内助·····	(109)
不动“长城”一块砖·····	(113)
在生活的蓝天比翼齐飞·····	(119)
一张全家福照片的来历·····	(124)
张莉治家·····	(131)
慈母心肠·····	(138)
一位好继母·····	(143)
妯娌和好全家亲·····	(146)
受人夸赞的三妯娌·····	(148)
我是怎样当嫂子的·····	(151)
孙敬修谈教育子女·····	(155)
好丈夫·····	(160)
深山红莲·····	(164)
心灵之光·····	(168)
爱情的价值·····	(174)
向旧俗挑战·····	(179)
特殊的婚礼·····	(182)
天涯知音·····	(186)
天山战士的爱情·····	(191)
我应该嫁给他·····	(196)
帮教姻缘·····	(202)
回头浪子恋爱记·····	(208)
一张离婚照·····	(213)

将军和他的哈萨克族儿子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夜晩，从兰州车站驶出的特快列车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奔驰而去。在宁静、明亮的软席车厢里，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汉族老人。他身材不高，看上去有七十多岁，岁月的风尘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皱纹，仿佛记载着他饱经沧桑的经历。但是他腰不弯，背不驼，身子骨还很健壮。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异常兴奋，此时此刻，他只嫌火车跑得太慢。他的心早已飞到了新疆，飞到了天山草原……

这位老人是谁呢？他去新疆做什么？原来他就是战功赫赫的慕生忠将军，这位当年的老红军，如今是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这次在女儿的陪同下，他专程去新疆看望心爱的哈萨克族儿子慕沙塔尔。

解放初期，慕生忠将军在西藏工作时，收养了快要冻饿而死的哈萨克族孤儿沙塔尔。当时，慕生忠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但是，他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胸怀，费尽心血三十年，将沙塔尔养大成人，并送回新疆工作。在动乱的年代里，父子俩都受到过错误的批斗，甚至关押。但是，任何风浪也未能拆散他们的父子之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将军带领儿子一同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列车穿过河西走廊，越过茫茫戈壁，于七月十八日中午披

着满身征尘驶进了乌鲁木齐车站。慕生忠老人刚一迈出车厢，就被前来欢迎的人们团团围住了。他的哈萨克族儿子慕沙塔尔领着妻子最先来到老人面前，亲热地叫了声“爸爸”。他们的四个儿女也“爷爷，爷爷”叫个不停。前来欢迎的哈萨克、维吾尔、汉、蒙古等民族的同志和自治区民委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为这不同民族家庭的团聚而高兴。在欢笑声中，一位年长的哈萨克族妇女，按照民族风俗，把一把把色彩缤纷的糖果抛向欢迎的人群，让大家同享家人团聚的甜蜜。顿时，小小的月台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儿孙和朋友们的簇拥下，慕生忠来到了儿子的家。

晚上，全家老少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手抓羊肉，喝着马奶酒，一边倾吐着分别几年来的思念之情。四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孙都穿上爷爷、奶奶给买来的新衣服，亲昵地依偎在爷爷身旁。孙女红豆子和小星星，一个给爷爷捶背，一个给爷爷揉腿。刚满五岁的小孙子武兰，给爷爷唱起了哈萨克族儿童歌曲。慕生忠看着这个幸福、欢乐的家庭，回忆起沙塔尔的童年……

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刚刚和平解放的西藏拉萨古城，严寒与贫穷还没有驱除。我进藏人民解放军和西藏工委，为了改变这座被农奴制统治了几个世纪的城市的贫困落后面貌，为了把百万农奴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正在进行着极为艰巨的工作。

拉萨城里，杂草丛生，十分冷落。一个身穿旧军装的中年人，漫步在街头，正在查看着什么。这个人就是刚刚到任的西藏工委组织部长慕生忠。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

还没有来得及抖掉解放大西北的征尘就奉命率领人民解放军从甘肃出发，穿过柴达木盆地，翻越唐古拉山，来到拉萨。在拉萨，他看到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穷苦人冒着寒风露宿街头，心急如火，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古城的贫穷面貌改变过来。

街头上，一个流浪儿特别引起了慕生忠的注意。这个流浪儿看上去只有六、七岁，晚上蜷缩在干牛粪堆上过夜，身边依偎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慕生忠轻轻走上前去，揭开盖在孩子身上的破毡片，只见这孩子骨瘦如柴，蓬头垢面，遍体伤痕。看到这情景，慕生忠不禁一阵心酸。经过了解，才知道这孩子是从几千里外的新疆流落到这里的哈萨克族儿童。他的父母一年多以前相继去世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挣扎在死亡线上。白天，沿街乞讨，挨打受骂；夜晚，与野狗为伴，露宿街头。

孤儿的遭遇，深深刺痛了慕生忠的心。他想：“现在解放了，无论哪个民族的后代，将来都是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解放全人类。兄弟民族的后代背井离乡，失去了亲人，我们有责任关怀他、抚养他，让他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得到温暖，健康成长。”于是，他毅然向组织上提出要收养这个孤儿。组织上考虑慕生忠已经有六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决定让别的同志收养。但慕生忠坚持要求自己来抚养。

又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慕生忠来到孤儿过夜的地方，轻轻把他扶起来，亲切地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睁着一双迷惑的大眼，胆怯地回答：“沙塔尔。”慕生忠对他说：“我是解放军伯伯，你愿意跟我走吗？”孩子看着

这个头发花白，慈祥可亲的伯伯，眼神突然明亮起来，轻轻地然而坚定地地点了头。

慕生忠把沙塔尔领回宿舍，给他洗了澡，理了发，换上了新衣服。顿时，沙塔尔就变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这天晚上，慕生忠搂着小沙塔尔，睡在一张铺上，抚摸着孩子身上的伤疤，疼爱地说：“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咱们家的人可多了，你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都跟着妈妈住在兰州。有机会我带你回兰州看他们，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慕生忠的话象股暖流，温暖着沙塔尔冻僵了的心。孩子倚在他的怀抱里，轻轻叫了一声“爸爸”，便带着幸福的微笑入睡了。

沙塔尔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慕生忠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回到宿舍，沙塔尔就身前身后忙个不停，给爸爸端茶送水，爸爸长爸爸短，有说有笑。沙塔尔给慕生忠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乐趣和快慰。爸爸疼爱儿子，儿子热爱爸爸，不知内情的人，都把他們当做亲生父子呢。

一九五二年，拉萨办起了第一所小学。沙塔尔是走进这所学校大门的第一个学生。入学那天，老师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姓慕，叫慕沙塔尔。”从此，汉族父亲的姓就正式加在了哈萨克族儿子沙塔尔的名字前头。

一年以后，慕生忠领导修建青藏公路离开了拉萨。为了使沙塔尔能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他托人把孩子送回了兰州家里。一来到这个温暖的家，沙塔尔就成了这个家庭的“娇子”。母亲薛振华待他比亲儿子还亲，哥哥姐姐也都把他当作亲弟弟。不久，慕生忠出差路过兰州，看到沙

塔尔长高了，长胖了，更懂事了，心里高兴极了。夜深了，孩子们都睡着了，慕生忠夫妇坐在灯下商量起沙塔尔的教育问题。慕生忠说：“我当初收养他，并不是因为咱们缺儿少女，更不是想从中得到些什么。我的心愿就是把他培养成人，让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将来回新疆，为哈萨克人民服务。咱们这样做不是比喊一千遍‘感谢共产党’的口号要有力得多吗？”这意味深长的话正说到了老伴薛振华的心坎上。

就在这一年，西北民族学院预科班破格接收了年仅十一、二岁的慕沙塔尔。刚进学校，沙塔尔还不习惯过集体生活，有时淘气、打架，偷跑回家，慈爱的母亲总是耐心地给他讲道理，给他缝补好打架撕破的衣服，然后送他回学校。渐渐地，沙塔尔爱上了学校。他勤奋好学，酷爱文艺，很快成了学校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与汉族家庭的感情越来越深。每到星期天回家，妈妈总是给他留着好吃的，哥哥姐姐也等着他回来一起度过愉快的假日。就这样，慕沙塔尔和新中国千千万万孩子一样，在温暖的阳光下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家庭的幸福。

但是，生活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一九五九年，这个幸福的家庭遭到了不幸。慕生忠因为多年在彭德怀同志身边工作，在领导修筑青藏公路的过程中，又多次得到彭总的支持，因而和彭总一道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在慕沙塔尔面前挑拨他们的父子关系，但都遭到了慕沙塔尔的痛斥。慕沙塔尔坚信，父亲是好人，绝不是坏人。

一九六三年，慕沙塔尔从民院预科毕业了。由于父亲的问题，他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被分配到甘肃省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工作。临行前，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你放心去吧，要相信党。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你是活不到今天的。你要做一个有志向、有骨气的青年，努力为自己的民族服务。”

接着，一场更大的风暴袭来，十年动乱开始了。慕生忠被“专政”，儿子也被关押。但不论压力多大，慕沙塔尔始终没有说过父亲的一句坏话。后来，他的公职被无理取消了，他只好回到离别了十七、八年的新疆，投亲靠友，当了一个牧民。

勤劳、朴实的哈萨克族牧民，把这个汉族哺育长大的孤儿当作自己的亲人。慕沙塔尔也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热心为牧民服务，受到了大家喜爱。一九七〇年，他与牧民的女儿阿米娜结了婚，在草原上成了家。消息传到兰州时，慕生忠还没有行动的自由。父亲只好寄去二百元钱，表表作父母的心意。慕沙塔尔接到这封信，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亲爱的爸爸呵，您在困境中还惦记着儿子的婚事，我们多么盼望见到您啊！多么希望您能来草原看看儿子，看看乡亲们啊！”

一九七二年，慕生忠刚刚恢复一些自由，听说沙塔尔为了他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非常气愤。他说：“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于是，他不顾自己头上还戴着“反党”的帽子，只身一人到几千里外的新疆去了。他要向当地领导去说明，去申诉……

慕生忠来到天山沙尔达坂草原，牧民们用隆重的民族礼节迎接了他。儿媳阿米娜哭成了泪人，一位年迈的哈族老奶

奶拉着慕生忠的手，泣不成声，口里喃喃地喊着：“亲人哪，亲人……”牧民们弄不明白，这样善良的人怎么会“反党”呢？

面对这样深厚的民族情谊，慕生忠激动万分。他懂得，牧民们要感激的，不是自己个人的恩情，而是党的恩情，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他含着眼泪对乡亲们说：“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而大家给予我的，远远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我会一辈子记住这情谊的。”

离开新疆之前，慕生忠找到了当地基层领导，诚恳地说：“沙塔尔的童年非常悲惨，是党组织决定让我抚养他。他是党的儿子，是哈、汉两个民族的儿子。他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

在以后的几年里，慕生忠一直通过书信教育、鼓舞儿子。一九七四年他又一次去新疆看儿子，慕沙塔尔也两次带领全家回兰州探望父母。政治上的腥风血雨，地理上的千沟万壑，都没有隔断他们父子的深情。经过逆境的考验，这对父子更加亲密无间了。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慕生忠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他现在担任着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虽然年过七旬，仍精神焕发地继续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慕沙塔尔现在是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编辑，正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各族人民勤奋工作着。

慕生忠就要告别亲人，离开新疆了。他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嘱咐他：

“希望你多为党做工作，将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成

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个地区多做些民族团结工作，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希望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的愿望就实现了。”

慕生忠探亲二十天，把民族团结讲了二十天，把革命传统宣传了二十天。在兰州临行前，他嘱咐说：“我是去探亲的，不要去麻烦当地领导。”新疆为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坚决不住。当王恩茂书记看望他的消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他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还有由他供养读完大学的女演员、当年他的公务员的子女、三十年前结识的蒙古族老朋友等都纷纷从全疆各地来看望他。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关于慕生忠将军关心同志、帮助同志的动人故事。每一段往事都闪烁着老将军思想深处的共产主义火花。

(1982年10月2日播出)

三 块 弹 片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京部队离休干部、原安徽宿县军分区司令员陈洛平同志逝世了。他的三个孩子遵从父亲的遗嘱，从陈洛平的骨灰中找出敌人留在他身上的三块弹片，一人分得一块。这份特殊的遗产，说它轻，不过几钱；说它重，真有千钧分量。它是一部老一代充满血泪的苦难史，也是一部老一代剑与火的奋斗史。

陈洛平同志出身贫苦，小时候父母给他取名“浮萍”。意思是说穷人家的孩子，都是浮萍一样的命，没有扎根落脚的地方，只有四处乞讨流浪。一九三八年，陈洛平参加了革命，改名为洛平，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九四六年秋天，国民党军向华中解放区大举进犯，陈洛平作为解放军某连的指导员参加了清江市北杨庄的狙击战。

杨庄阵地的前沿硝烟弥漫，炮火连天。敌人用两个营的兵力，对我军某团三营坚守的阵地轮番进攻。激烈的战斗已经进行了四天，阵地前遍布敌人的尸体，我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副连长牺牲了，连长负了伤。全连的指挥重担落在陈洛平一个人身上。为了掩护兄弟连队转移，陈洛平机智地指挥着连队围歼敌人的一个突击排。战斗激烈地进行，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他的腿部。他忍着剧烈的伤痛，坚持指挥，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当司号员把他背下来的时候，鲜血已经浸透

了他的裤腿。就这样，陈洛平的踝骨上留下了敌人的第一块弹片。

后来他戎马倥偬，转战南北，参加过重要的战斗十七次，十多次光荣负伤。陈洛平身上另外两块弹片，是在抗日战争和淮海战役中，头部和腹部负重伤时留下的。

战争赢得了和平，人民掌握了政权。解放后，陈洛平有了家，有了子女，由一个流浪汉变成了有地位有权力的领导者。但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什么其他的个人利益。陈洛平同志居安思危，不忘革命的初衷。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家庭生活中，严格教育子女，用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熏陶下一代。

有一天，还在上学的小儿子放学回来，没放下书包，就瞪着一双纯真好奇的大眼睛问陈洛平：“爸爸，人家都说你是老干部，工资高，一定会有很多钱，是吗？”听了孩子的话，老陈不禁一怔：“小小年纪，怎么关心起钱来了？……”陈洛平沉思了好久，心想：这不是个好兆头。

晚上，他把孩子们都叫到身边，深情地望着孩子们说：“爸爸是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没有多少钱财，将来我死了，也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说着，他指指脑袋、肚子和脚上的三块伤疤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留在我身上三块弹片，以后分给你们每人一块，留作纪念。你们看到它，就要想到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父辈创业艰辛，要继承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三个孩子围在父亲身旁，热泪滚滚，热血沸腾……

爱子之心，谁人没有？但如何爱，却因人而异。有的人溺爱，娇纵；但陈洛平同志却把爱融化在严格的教育中，不